

春秋四傳卷之二十一

宣公三

甲子定王十有二年

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襄八曹文二十

一陳成二杞桓四十宋文十四秦桓八楚莊十七

公羊

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傳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

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

聲上

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傳

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

聲碑
臨去

車吉國人

大臨守

碑者皆哭

楚子退師鄭人

復扶
又反

脩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至于干達

好呼

報反

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

微音
澆

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

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

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

君之惠也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敢布腹心

幾音
與質去

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

三十里而許之平燔

桓入盟子良出質

胡傳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

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

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

皇門至於達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

造七
到反

圍曷爲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爲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將去
聲下

邲

音弼

左傳

夏六月

晉師救鄭

荀

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

同

軍郤克佐之

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趙括趙

嬰齊爲中軍大夫

翬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

首趙同爲下軍大夫

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

焉於
虔反

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

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

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聲爲去
舍上

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卷之二十一

二

卷之三

罷音

二
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讐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轍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勤百官象物而勤軍政不戎而備能用與

後雖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形而備能用此施去聲舍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上聲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職有等威禮不逆

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
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強許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
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
酌於音烏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
旨下音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
同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

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

知去

之

聲
否部

鄙
下同

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

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

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難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

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

子北師次于廩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

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轍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逼反悔皮

飲於酰反參七南反

臨三

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歷反乘繩證反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
敵使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
去聲
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
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騎其師老矣而不設
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
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
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粉冒莫報反算音必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糾之
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箕路藍縷
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
廣古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
下同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
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之

長上聲少去聲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
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
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
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
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
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
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
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
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
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詭使趙括從
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
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
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
御靡旌麾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
以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
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避聲音石下同

從才
用反

使去

聲上
挑
聲下
好去
喪去
同聲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旣免晉魏鑄求爲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桀澤見六麋射一麇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鑄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輩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旣逐

說音
同稅下

魏錡趙旂夜至於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
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
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
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
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旂趙旂棄車而走
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
師也使輶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
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
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
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
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
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
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
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
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

轄音
屯陳去聲
先人之先去聲
同校矩下

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
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率而退不
聲也。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
敗隊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
其類反廣隊不能進楚人甚之脫扃少進馬還又甚
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
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
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
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嫂在後怒之使
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
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霸囚知燭知
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
之每射抽矢叢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
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
曰不以人子吾予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
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

聲殿夫

隊直

其類反

甚其

器反

高古

數音

熒反

朔音

嫂音

汝音

叟音

同輩

側留

反勝

平聲

雍去聲觀

古亂

反下

京觀同夫

音扶下同

橐耆

臯夏戶雅

反者音旨

肆于時

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

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

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其以威諸侯兵不戢矣

之暴

步十反下

暴如

於焉得之

強上如字

下焉

如字

平聲幾

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
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
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戢于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
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
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
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其以威諸侯兵不戢矣
暴而不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
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
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
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
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
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

喪去聲

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緩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軒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士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

避
辭音

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
日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
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
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
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
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
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
寇

殲梁傳

績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

胡傳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
師救鄭經旣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

楚晉戰于邲

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

勦子
小友
斬友
糲許

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旣退
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糲之師
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
乎按必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
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殲也
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
者仗鉞臨戎專制閭外雖君令有所不受

偏彼
力反
旬古
害反
焉音

扶夫
去上
聲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

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况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相去
聲

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聲華去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

九皆弓反鞠六反麌音附傳音撫續音附還

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麌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胡傳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

聲去惡

傳斷並去聲伯同霸

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爲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遠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旣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爲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左

傳晉原縠宋華叔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日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